

山西文史资料

1990年第2辑

(总第68辑)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顾问 王 西 姚莫中 郝树侯

主任 李蓼源

副主任 乔志强 李裕民 张 友

姚文锦 韩秋云

委员 赵修身 尹世明 贺德宏

李俊虎 罗广德 马 明

杨小池 张海瀛 马作揖

张豪若 刘锦毅 范仁贵

曹秋恒 霍成勋 孙凤翔

刘海清 叶昌纲 张正明

史法根 翟品三 杨玉印

刘存善 李川田 徐崇寿

赵政民 霍 军 王艾权

主 编 李蓼源

副主编 赵政民 霍 军 王艾权

编 委 兰安乐 吕连贵

100225

山西文史资料

1990年第3辑

(总第69辑)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顾 问 王 西 姚莫中 郝树侯

主 任 李蓼源

副主任 乔志强 李裕民 张 友

姚文锦 韩秋云

委 员 赵修身 尹世明 贺德宏

李俊虎 罗广德 马 明

杨小池 张海瀛 马作楫

张豪若 刘锦毅 范仁贵

曹秋恒 霍成勳 孙凤翔

刘海清 叶昌纲 张正明

史法根 翟品三 杨玉印

刘存善 李川田 徐崇寿

赵政民 霍 军 王艾权

主 编 李蓼源

副主编 赵政民 霍 军 王艾权

编 委 兰安乐 吕连贵

目 录

李健吾传略.....	蒋勤国 (1)
追怀李健吾学长.....	常 风 (19)
高长虹生平概述.....	武俊和 (34)
忆高长虹.....	青 苗 (44)
《高长虹文集》出版记实.....	孟县政协 (49)
赵宗复与进山中学.....	王纪堂 (52)
回忆薛笃弼的一生	薛淑俭 (67)
薛笃弼在上海情况片断.....	梁佐华 (72)
太原成中社科同盟支部.....	张永青 (75)
抗战前的川至医专.....	刘存善 (98)
清末民初的私塾.....	张士心 (120)
西北战地服务团散记.....	赵荣声 (124)
永难忘怀的西战团.....	李百万 (143)
记傅作义的随军剧团.....	行乐贤 (146)

《山西党讯》简述	肖利平 (151)
清末的《并州官报》	刘存善 (156)
《民话》日报和《民众呼声》日报	张金盛 (165)
太原《新建设》杂志创刊始末	阎云溪 (176)
报业杂忆	衡翼汤 (185)
补充与更正	(66)
勘误表	(187)

目 录

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顾	宋勳文 (1)
兴县碾子村土地调查和农民对地主 白茂荆的说理斗争	段 云 (32)
晋西北一九四二年的公粮条例	段 云 (38)
太原失陷后牺盟总会的组织状况	朱 红 (45)
牺盟会在方山	方山县政协 (51)
忆革命先烈温健公	邵挺军 (58)
温健公年谱	亚 马 (66)
我的回顾	杜任之遗稿 (99)
郑林生平概述	赵冬生 (130)
我所知道的曹一伟	刘 展 (150)
黄樵松军长解送南京经过	李克云 (164)
张克昌先生事略	梁鸿飞 崔克诚 (167)
纪雨秀生平事略补叙	朱 红 (174)
晋绥“七月”剧社简记	王思聪 (184)

李健吾传略

○ 蒋勤国

李健吾，字仲刚，笔名有沈仪、石习之、丁一万、郝四山、刘西渭、法眼等，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法国文学专家。

(一)

1906年8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李健吾出生于山西省安邑县（今运城市）古舜帝庙北侧的北相镇西曲马村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祖父秀才出身。父亲李鸣凤（1878—1919），字岐山，中过秀才，是辛亥革命晋南主要领导人之一。母亲相竹筠，自小孤苦。李鸣凤素有大志，喜读兵书战策，对古今战争胜败了如指掌，故时人称他腹有甲兵。李健吾出生后一年，父亲李鸣凤在景梅九的介绍下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旋即在运城、太原等地投入革命活动。

童年时的李健吾随慈母生活在家乡，五岁启蒙，在家乡关帝庙的私塾念《孟子》。他虽是父亲的小儿子，也知道父亲特疼他，但父亲常年在外难得相聚。小健吾常喜欢随叔叔们看蒲州梆子，萌发了后来从事戏剧创作的爱好。

辛亥革命成功后，李鸣凤任河东军政分府军事部负责人兼旅长。后山西督军阎锡山为排除异己，阴谋加害于他，他遂起兵反

抗，但被袁世凯派遣的晋陕豫三省部队围攻，不幸兵败被俘，被投入北京陆军监狱。后经特别法庭庭长陆建章（冯玉祥的舅父）斡旋，半年多后出狱。稍后随陕西督军陆建章赴陕参赞军务。李鸣凤便把家眷接到了西安。七岁的李健吾第一次离开家乡，从此开始了在外飘泊的生活。

李鸣凤意识到阎锡山不会善罢甘休，危险并未过去，便把他心爱的小儿子李健吾送到陕西渭南他的部下史可轩家里。在史家的私塾里，年幼的李健吾第一次爱上了读书。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讲述古希腊爱国故事的译本《经国美谈》迷住了他。他说这是“第一部走进我生命的小说”，而史可轩这位年轻英武的青年军官，在李健吾崇拜英雄少年的心灵里更占有着“奇异的份量”（《经国美谈》）。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后，倒行逆施，密谋称帝，形势日趋严峻。在李鸣凤密谋讨袁的前夕，李健吾又被父亲派心腹带离陕西，送到更安全的天津托一老朋友照顾。这样，李健吾在津浦线良王庄一个农家住了近一年。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贫苦的农民和穷困的铁路工人，他们悲惨的生活和凄苦的面孔深深铭刻在年幼的李健吾的心里，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和戏剧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

1915年冬，闻袁将称帝，李鸣凤遂与革命党人景梅九、胡笠僧、杨虎臣、续西峰等在陕西三原商定起兵讨袁，并返西安劝陆建章独立，但陆犹豫不决。李鸣凤便返回渭北与陕西民军联合揭起反袁护国军的义旗，率师东渡黄河，讨伐当时拥护袁世凯的阎锡山。连下数城后，李鸣凤不幸在虞乡中伏兵败，只身逃往北京。其弟李鸣鹤被俘后遭枪杀。所幸袁世凯失败了，李鸣凤在北京恢复少将军衔，任陆军部咨议。1916年夏，李健吾从天津到了北京，住在宣武门外的解梁会馆，结束了在外飘零的生活，和家人团聚，不久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小上了学。

阎锡山对李鸣凤等从事辛亥革命的山西人恨之入骨，他更害怕李鸣凤的影响会损害他在山西的地位，便派特务到北京抓续西峰和李鸣凤，续翻墙逃走，李被抓，在车站被陆军部扣押。就这样，李鸣凤于1918年夏第二次身陷囹圄。李鸣凤在狱中写诗一百余首，抒发自己的志向和胸怀，后来经各方营救始获自由。其诗后来由李健吾与兄长李卓吾整理，以《铁窗吟草》为名出版。当时，由于李卓吾已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等赴法勤工俭学，李健吾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儿便每周去铁狮子胡同探望父亲，除送酒食书物外，有时也传递消息。年仅13岁的李健吾每次去探监时，父亲都要检查他一周的功课，为他写五六首典故，并详加讲解，令他熟记。父亲勉励他刻苦学习，正直做人，以待将来。李健吾后来回忆说，一年的探监生活为他“过去最苦亦最堪回味之岁月”，而“狱中教育之费我者为最多”（《〈铁窗吟草〉后记》）。从《铁窗吟草》中《立秋日次子健吾送酒食物》中的诗句“手持美酒古书并，口报家人问我安”也可见一斑。

1919年春，陕西民军于右任、杨虎臣等人组织靖国军，讨伐背叛辛亥革命、投靠北洋军阀的陕督陈树藩。由于李鸣凤与交战双方均有情谊，陈树藩便电邀李鸣凤入陕调停，由于阎锡山以银币20万元收买了陈，加上陈对李很猜忌，便在中秋节后三天派特务将李鸣凤暗杀于西安的十里铺，年仅41岁。李健吾当时才13岁。

（二）

李鸣凤遇害后，生前友好冯玉祥等人凑了两千元存入银行，李健吾一家孤儿寡母靠着每月20元的利息维持生活。为了节省房钱，他们搬到贫民区的南下洼，并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十年。

李健吾在师大附小先入二年级，不久老师发现他成绩好，便升入三年级。他在校的成绩以历史、国文为最好，历史课常得满分。课外他常去南下洼附近的“新世界”大游艺场看“文明戏”，

即新兴的话剧。“新世界”里反串女角的胡恨生专演反封建的小姐，小巧玲珑，会哭，把李健吾“迷住了”（《五四期间北京学生话剧运动之一瞥》）。后来学校要举行什么纪念会，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李健吾和小伙伴编排戏，他粉墨登场，反串女角，居然大获成功。师大话剧团首先邀他去演陈大悲的《幽兰女士》中的丫头，后来各大学纷纷邀他演出，从北京大学一直演到燕京大学。李健吾以演旦角闻名，当时北平《晨报》上时有捧场文章。其时就读于北京大学、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郭增恺先生就是当年撰文捧场的作者之一。陈大悲、熊佛西等戏剧家与李健吾都合作得很好。1921年北平《晨报》老板蒲伯英、陈大悲等筹办“北京实验剧社”时，年仅15岁的李健吾也成为名单上的发起人之一。在北平新兴的话剧运动中，李健吾功不可没。

1923年5月19日，陈大悲的戏剧《英雄与美人》由北平人艺戏剧专科学校演出，剧中女角一律由女演员扮演，它标志着中国正式有了女演员。李健吾也很自然地退出舞台，开始了写戏、评戏的活动。

1921年，李健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师大附小，考入四年制的师大附中。1923年他和班上爱好文学的蹇先艾（著名作家，现任贵州省文联主席）、朱大枬（诗人，早夭）等组织了文学社团——“曦社”。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成立较早的文学社团，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将它列在首位。他们在李健吾父亲的挚友景梅九主编的《国风日报》上办《燭火旬刊》，又办《燭火》杂志，发表习作。虽无稿费，他们却感到很高兴。“燭火”出自《庄子》的《逍遥游》：“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原意是日月出来以后，火炬如果不熄灭就会显得多么微弱。李健吾等几个青年决心要用自己的热情探索文学和人生的道路。李健吾开始写剧本、小说甚至诗歌。他向《晨报》的《文学副刊》投稿，引起了主编王统照的注意，并亲自去李健

晋住的会馆看望并鼓励他，成为他迈上文学之路的引路人。1924年3月，他的第一个成熟的剧本独幕剧《工人》发表。这是直接反映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剧作，曾被党的机关刊物《向导》转载。他的小说《终条山的传说》（1925年）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内，并给以很高评价：“《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虽面的身体和灵魂。”

李健吾是附中的才子，也是活跃分子。他喜欢体育活动，爱打篮球，常到校外参加比赛。因此，与喜欢体育和文学的山西同乡、著名女作家石评梅女士交往甚多，受了她许多教益。四年级时，他被推选为附中学生会主席，请鲁迅到大礼堂为全校师生作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报告。为了反对一个姓马的教育总长，李健吾和各大学学生代表曾被关在国务院大院里达两天一夜之久。

李健吾在文坛崭露头角。1925年，经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王统照的介绍，李健吾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三）

1925年夏，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他原报的是中文系，后来接受朱自清先生的劝告，翌年转入西洋文学系。从此和朱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因为不幸患了肋膜炎，后来又转为肺病，大大损害了李健吾的健康，生龙活虎般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心情也较为抑郁。他一边养病，一边学习，一边努力创作。他很少参加学生会的活动，运动场上更难得见到他。虽然名义上是清华戏剧社社长，但实际上也无法做多少事，有时也只能在后台帮点忙，出些主意。

除休学一年外的四年中，李健吾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尤其是法语，老师就是著名的温德教授（钱钟书、杨绛夫妇也是他清华时的学生），第一年念语法，第二年念短篇小说，第三年

念戏剧，第四年念法文诗歌，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仑和波德莱尔的诗李健吾念得最多。由此，李健吾奠定了日后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基础。

在养病期间，李健吾创作了《私情》、《红被》、《西山之云》、《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等中短篇小说。他还创作了以南下洼贫民区为背景的独幕剧《翠子的将来》和《母亲的梦》。尤其是后者，表达了李健吾对父亲的缅怀和对母亲的崇敬：“我想父亲为辛亥革命苦了一辈子，最后被暗杀在陕西十里铺。我们一群孤儿寡妇每月靠二十元利息过活……我怎能不写《母亲的梦》呢？我写的是我守寡的好妈妈……”（《李健吾独幕剧集·后记》）

大学后期，喜爱戏剧的李健吾听了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先生的外国戏剧和莎士比亚两门课，对欧美戏剧史和戏剧理论有了深刻的了解。曹禺、杨绛、张骏祥、洪深等都先后听过王文显先生的这些课，获益匪浅。

三四年级时，由于慈母和相依为命的姐姐相继去世，李健吾的心境极为黯淡，常是郁闷忧愁。象征主义的文学作品所传达出的悲观低沉情绪与之十分合拍，因此他大量阅读，对其创作也有所影响。他这时写的小说大都请朱自清先生过目。朱自清热情地给了他不少指导，有时亲自为他的小说写序文荐介。1929年，他创作了长篇意识流小说《心病》，朱自清看后推荐给在上海办《妇女杂志》的叶圣陶连载，后来出了单行本。

1930年6月，李健吾从清华毕业。系主任王文显先生因他爱好戏剧又有才华，留他作了助教。

（四）

1930年，阎锡山战败下野。翌年春，七岁即离家的李健吾才得以和兄长李卓吾一起回到家乡，合殓了父母亲。杨虎城将军（时任

陕西省主席)闻知后,派专人到运城祭奠先烈。事毕,李健吾专程赴陕答谢。当杨虎城得知李健吾暑期将赴法留学后,即送他一千元做学费。北上时又顺路拜见了父亲生前好友、山西省主席商震将军,商让教育厅补助他三千元学费。加上叔父李鸣骞的资助,李健吾凑足了留法二年的学费。

1931年8月22日,李健吾与赴英休假的朱自清先生、赴英留学的同学徐士瑚(现北方交通大学教授)结伴离开北平,经沈阳、长春、哈尔滨,尔后乘中东铁路火车,经莫斯科、华沙、柏林到达法国首都巴黎,开始了留学生活。

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李健吾在这里苦读了两年。第一年在一所专为外国人开设的法文学校打好了听、说、读、写法文的基础,第二年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听法国文学课。他还结识了徐志摩、冯沅君等作家,为自己制订了宏伟的写作计划。由于九·一八事变及后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发生,悲愤之余的李健吾创作了剧本《火线之外》(又名《中秋节》)和《火线之内》,主张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寄回国内在《东方杂志》等刊发表。但意想不到国民党政府在屈辱性的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失望的李健吾冷静地思考,感到中国更需要现实主义而不是什么象征主义,便决定以法国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为研究对象。他着手搜集有关材料,并随福氏的足迹从出生地一直追溯到墓地。

1933年夏秋之际,李健吾离开法国,漫游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在意大利,他游览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欧洲和世界名城,并给在国内的未婚妻写了不少游记体的书信。后来整理发表,并结集为《意大利游简》,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

是年8月,李健吾与朱光潜同船离开意大利回到上海。在沪期间,李健吾会晤了茅盾、叶圣陶,畅谈文艺问题和社会问题。赴郑振铎宴请,席间结识巴金。巴金听说他是李卓吾(同信仰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弟弟,便一见如故。回到北京后,拜见

了师长朱自清及沈从文。10月，与清华校友尤淑芬完婚。沈从文、靳以、郑振铎等文艺界人士参加了婚礼。周作人是主婚人，张骏祥任男傣相。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尤淑芬一直是李健吾的贤内助。

经朱自清、杨振声两位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李健吾开始为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编辑委员会撰写《福楼拜评传》和翻译福楼拜的小说。1934年春，郑振铎、巴金、靳以筹办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学期刊《文学季刊》，李健吾担任了编委，不久，又担任了新创刊的纯文学月刊《水星》的编委。秋又参加《太白》编委会，是特约长期撰稿人之一。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李健吾发表了长篇论文《包法利夫人》（系《福楼拜评传》之一章），引起郑振铎先生的高度注意，成为郑后来邀他去暨南大学任教的重要原因。

是年暮春，李健吾以一周时间创作出他第一部直接表现革命题材的三幕剧《这不过是春天》，后刊载于《文学季刊》。1935年2月，他应北平东城青年会之邀，翻译了王文显先生的英文剧本《委曲求全》，亲自执导并饰演其中的张董事。这是他“改演男角的开始”（《自传》）。后来又改译并主演了萧伯纳的独幕剧《说谎集》。

在北平的两年，李健吾还创作了《梁允达》、《村长之家》等剧本和《在田野上》、《看坟人》等小说。此外开始以“刘西渭”的笔名撰写“心灵探险”式的文学批评。

（五）

1935年夏，李健吾应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邀请，受聘为该院专任教授，在学校结识了周煦良、马宗融、张天翼等人。他住在真如附近，与马宗融、巴金等为邻，交往更为密切。

教课之余，李健吾又创作了《新学究》、《以身作则》等剧本；以“刘西渭”为笔名，评论何其芳、卞之琳、曹禺、蹇先

艾、萧军、李广田、萧乾等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后来这些评论以《咀华集》为名结集出版，它奠定了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特殊地位。

1936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李健吾参加并签了名。10月21日、22日，他去万国殡仪馆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入殓仪式及葬礼，向他敬爱的先驱者致敬和告别。

同年，天津《大公报》老板为了庆祝《大公报》创办十周年，决定设立“文艺和科学奖金”。文艺奖金由主编《文艺》副刊的萧乾负责联系承办。李健吾与文艺界知名作家评论家朱自清、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凌叔华、靳以、叶圣陶、巴金、林徽因等担任文艺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评奖活动。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曹禺的戏剧《日出》、芦焚的小说《谷》分别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散文奖、戏剧奖和小说奖。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暨南大学随即向内地撤退。李健吾因为腿疾和家室之累滞留上海，全家迁居法租界的拉斐路。同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李健吾在张定璜（鲁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老朋友）主持的孔德研究所任研究员，1939年撰写《法兰西文学史》。此外还在复旦大学兼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时他常到滞留上海的郑振铎家里，认识了左翼作家阿英（即钱杏邨）、夏衍等人。他开始读鲁迅推荐的左翼青年作家叶紫等人的作品并撰写评论。阿英主办的《离骚》创刊后，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李健吾同意阿英借“刘西渭”笔名主编过一期。郑振铎等为“复社”筹资出版《鲁迅全集》时，李健吾不顾自己生活拮据和生命危险，拿出50元钱给郑。

由于李健吾任教暨南大学时的学生、地下党员张可的介绍，他与党派在上海负责“孤岛”话剧运动的于伶相识。这样，李健吾走出书斋，开始了上海阶段的戏剧生涯，成为“孤岛”话剧中的

一员。

上海沦陷之初，租界当局持中立态度，严禁在租界内公开搞抗日宣传，进步戏剧界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于伶等党的地下戏剧工作者以合法的戏剧联谊社为中心，开展了“孤岛”的业余话剧演出活动。由于戏剧联谊社所属各业余剧团均在星期日上午公演，因此被称为“星期小剧场”运动。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是首演剧目。由陈西禾导演，李健吾演警察厅厅长，夏霞演厅长夫人，陈西禾演白振山，柏李饰女校长表姐。虽然在一个简陋的剧场里只演了几场，但却很成功。当时恰逢雨天，不少观众冒雨等票观看演出，使编导演员们很感动，又加演了几场。左翼作家、文学评论家巴人（即王任叔）为此专门写了文章赞扬。后来，另一些人还演出了李健吾为纪念李大钊烈士遇难而写的独幕剧《十三年》。

“星期小剧场”运动难以上演大的进步的抗日戏剧，艺术上也自有其不可讳言的局限性。于伶他们决定发展职业演剧活动。原拟定成立上海艺术剧院，但因租界当局不予批准而流产。经各方联系，运用与争取积极因素，决定借中法联谊会戏剧组的合法地位成立上海剧艺社。为使其合法化，由李健吾这个留法学生拟了法文呈文，送嵩山路法国总巡捕房注册。租界当局批准成立，还可以半价租用中法联谊会的剧场，条件是要多上演法国剧。为了迷惑租界当局，在上海剧艺社成立大会上大家决定上演进步作家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由于原有的两个译本有点儿不上口，大家公推李健吾重译。1938年10月27日到30日，《爱与死的搏斗》在上海公演，“盛况空前”（《〈爱与死的搏斗〉在“孤岛”时期的正式演出》）。法租界教育总监Gnois—bois在于伶陪同下到后台看望演员和翻译者。后来租界发给中法联谊会的戏剧组二百元奖金。由于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又加演了两场，王统照先生亲自观看了演出，并热情激昂地写诗称赞演出成功。